



Balbal and Others

杀人石猜想

罗新/著

第一次见到突厥石人，是十年前的夏天
在北疆的青河与阿勒泰
齐人高的青草丛里掩映着持杯握剑的石人
很多学者认为
这些突厥石人就是突厥葬俗中
非常特殊的杀人石

中华书局



杀人石猜想

罗新/著

1267
L965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人石猜想/罗新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0.4
ISBN 978-7-101-07292-1

I. 杀… II. 罗…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9905 号

-
- 书 名 杀人石猜想
著 者 罗 新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¼ 插页 2 字数 100 千字
-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292-1
定 价 23.00 元
-

横吹曲之大景观（代序）

男儿可怜虫，
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
白骨无人收。

这首横吹曲古乐府《企喻歌》，据说是十六国时前秦苻坚的弟弟苻融所作。那个时代男子的生命，慷慨地说，是激扬于军阵之间，璀璨于马背之上；悲凉地说，是偷生于锋刃之际，喘息于马蹄之下。慷慨与悲凉，也只在一转念、一转瞬而已。

比《企喻歌》略早的《陇上歌》，吟唱西晋末年的秦陇壮士陈安的壮烈之生与倏然之死，就表达了这一呼吸之间生命的

愕然：

陇上壮士有陈安，

……

七尺大刀奋如湍，

丈八蛇矛左右盘，

十荡十决无当前。

……

西流之水东流河，

一去不还奈子何！

总是个体生命的沉浮吸引后人的目光，而在历史发生的时刻，个体又总是被覆盖、被湮没的。

最近与同事多人去了晋东南和晋南。印象最深的，是从芮城北返运城，翻越中条山，在中条山上南望黄河时，所见到的浩大景观。

站在中条山上，如同立于巨大的潮头，黄河北岸宽阔平展的黄土塬，是如此安静、如此柔顺。夕阳如醉，晚风苍劲，大地微有绿色涟漪。深切的冲沟旁，散漫地点缀着枣槐掩映下的村庄。远方那一垆高堤之外的白色丝带，就是刚刚容纳了渭河、扭转了方向的黄河。黄河南岸，东西连亘的一脉青色，就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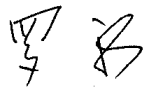
名的崧山了。

对我来说，这就是大景观。黄土高原瞬息之间就淹没进了黄河的万古河床。这就像壮士陈安爆炸般雄浑的生命忽然结束，刀锋撕裂夜空的一闪，骏马的长嘶汇入朔风，骤然间一切便了无踪影。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古老的问题一再地响起。只有心灵清澈的时候，这个问题才充满生命意义。

而大景观，无论是眼前这种罕见的地理景观，还是书本上的历史景观，都是使我们的的心灵得以清澈的夏日甘露。

河山之美，令人神伤。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wo stylized characters, likely '罗子' (Luo Zi).

2002年5月14日

軀幹雖小腹寬養將士同心肝膽馳父焉鐵環鞍七尺大刀奮如
淵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盞十使無當前戰始三交失地子棄我驕驍
嚴幽為我外撲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太子何懼聞而
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委沖兒以隴城降宋卒趙彥以上邽降徒
秦州大姓楊妻諸族二十餘戶于長安氏羌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
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驪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
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
志諸將咸欲連濟惟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
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矜盛
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佈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
求卿等試之不出中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
藩獻馬二千五百匹牛三十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
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城美貨其不可勝紀雖大悅使其大驍

宋刻本《晋书》卷一〇三《隴上歌》(二)

垣外五一餘子曜避正殿去服裝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毅太當舉
晉書 卷一百一十 隴上歌 二
加劍履上殿之類殆原木植已立成林至是恭祐署其大司馬劉毅為太宰
六十八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擊
敗之斬獲千餘級右軍劉毅攻平襄元之隴上諸將悉降曲款隴右
殊死已下惟陳安頑莫不在其側安留楊伯支妾沛兒等守隴城帥騎
數百安圍而出欲引去却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款出知上邽被
圍于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殺平先立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
數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千餘騎於陝中格戰安于于奮七尺大
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刀俱發輻害五六遠則雙帶鞭服左右
馳射而先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奮其蛇矛而退
會日暮兩其安奮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躍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
不知所在會連雨始張輔威延清尋其徑逐斬安瀾曲隴大悅安
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尚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

宋刻本《晋书》卷一〇三《隴上歌》(一)

目次

CONTENTS

横吹曲之大景观（代序）/1

长忆轮台日落时/1

我的心，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大海道/5

刚毅坚卓·昆明的夏日/13

抬起头，看星星/19

档案袋与湟水河/27

雪中的游思/49

另一个敕勒川/61

香格里拉在哪里/69

陈留公主/75

闲说吕无党/93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103

龙尾关印象/123

河曲旧县印象/131

从东巡碑说五回道/137

五回岭踏查追记/159

仇池行/167

话说飞狐道/181

杀人石猜想/195

横笛莫吹行路难——读王炳华《新疆访古散记》/213

长忆轮台日落时

那时候我们正奔驰在漫长的南疆公路上，驶过了一个又一个绿洲，跨越了一片又一片戈壁。右边是铁色的天山，沉默而高傲；左边是平旷如同海洋的塔里木盆地。如果我的目力足够好，我该可以透过这黄昏时分的沉沉雾霭，看南方，看那些常常在梦寐中召唤着我的景象。胡杨林古意苍苍，红柳包如海浪般起伏摇曳，而漂浮着白色冰块的塔里木河正静静流淌，当然，还有那无边无际的沙海，那令人魂牵梦萦的塔克拉玛干。

那时候我有些紧张。第一次跨上马背向天山达坂进发时，第一次靠近有着皑皑雪峰的祁连山时，第一次爬上萨拉乌苏高高的河岸，看到统万城银色的敌楼时，我感受过这种紧张。像一个新兵，在战壕里等待第一声枪响。哪怕读遍了关于你的文字和图

片，你仍然是陌生的、新鲜的、神秘的，你总是散发着不可抗拒的芳香。我闭上眼，描画着我的塔克拉玛干。你离我这样的近，你只在我的左方一百公里处。天山作证，我正在靠近你。

就在那时候，司机轻声的叹息让我睁开了眼。

那天夜里，趴在轮台宾馆的木床上，我写道：“美丽得让人忧伤。”

是的，美丽得让人忧伤。先是金光满眼，令人晕眩，接着就看到了美丽得令人忧伤的落日。大大的、圆圆的、红彤彤的太阳，就挂在灰色大地的西南角，从容、安祥，仿佛夜色沉醉的草原上飘起的悠长歌声。我要说，我从没有看到过如此之大、如此之圆、如此之红、如此之美丽的夕阳。那一刻我惊呆了，甚至听不见他们几个在怎样感叹。耳鼓里轰然卷起了澎湃的浪潮。天呐，你竟然可以这样。

前面是轮台。大地微微地斜向西南方向的轮台绿洲。汽车加快了速度，路边荒草瑟瑟的盐碱滩，稀疏而低矮的红柳丛，都从窗外一闪而过。我们正对着一片金光，飞速地向太阳靠近。你在哪里？你在帕米尔直插蓝天的雪峰上吗？你在和田河岸高耸的沙山上吗？没有任何东西阻隔在你我之间。大地平阔，波澜不惊。你温暖的光芒洒满塔里木，洒满天山，洒满这古老的轮台。汽车玻璃金黄耀眼，开放着秋日灿烂的野菊。面前笔直的道路反射阳

光，看上去就像一道长长的光柱。

可是太阳正在下沉。我盯着你，不敢移动视线。似乎你不是在下沉，而是有某种东西，某种黑色的东西，在缓缓上升。那是一幅黑色的丝绸吗？这黑色丝绸像是被风从塔克拉玛干吹起来，飘向你，再一点点地包裹你。你就这样消逝在冬夜的温柔中了吗？你越来越小的红焰，更有着揪心的美丽，如同绿萼梅枝上的一瓣春雪，晚夏长夜里屋瓦上的雨滴。

最后一抹红舌，似乎停留了很久。我们正要松一口气时，它突然不见了，被那黑色丝绸彻底覆盖了。太阳下去，大地一刹那间进入暗夜。车灯打开了，面前的道路再度明亮。我回过头向右边看。伟岸静寂的天山上，只有最高的一线雪峰变成金色，还沐浴在落日金晖中。又过了一阵，当前方夜色中星星点点地亮起灯光时，天山也最终消失了。轮台近在眼前。

美丽当然短暂，但我仍然要感激造化。几天以后，当我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考察时，还有人提起轮台的落日。寒冷的沙漠之夜，我坐在熊熊篝火旁，盯着水波般随风飘动的火苗，恍惚中又看到了那个大大的、圆圆的、红彤彤的落日。我想，生也何幸。

1996年12月1日

于北大燕园

我的心，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大海道

放下电话的时候，我感到了忧伤。大海道，唉，大海道。

第一次接触大海道的材料，是在新疆木垒县的政府招待所，我用了一整天时间研究巫新华携带的有关唐代西州（今吐鲁番地区）内外交通方面的资料。那时候我刚刚从北京赶过来，匆匆加入他对天山南北几条古道的考察。在那十来天的时间里，我们两度骑马跨越天山，经历了许多终生难忘的艰险和快乐。那以后，我在阅读和研究西域古代史地的时候，又多次面对大海道问题。大海道，几乎被历史遗忘了上千年。为了弄清楚大海道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残迹，印证古书中的有关记载，我们多次计划，要组织一次大海道考察，但经费没有着落，大海道之行，只在心里重复着、涌动着。



大海道：穿越沙漠与戈壁

这个冬天，当我还没有从伤痛中复原的时候，新华来电话，说与中央电视台接触，人家对咱们的大海道计划很有兴趣，可以资助。过了几天，又电话说，已经确定了，搜狐公司出15万，中央台出15万，定于春节期间开始行动，现在，他希望我能够参加，毕竟我是最早的计划人，长期有志于此。我听得出他的犹豫，也听得出他的复杂心情。是的，他希望我像从前那样和他在一起，但是，他很清楚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回答，不行，我去，只是你们的累赘，我不能去。我又补充说，至少三年内，我不能参加类似的考察了。在心里，我甚至还补充了一句，也许是永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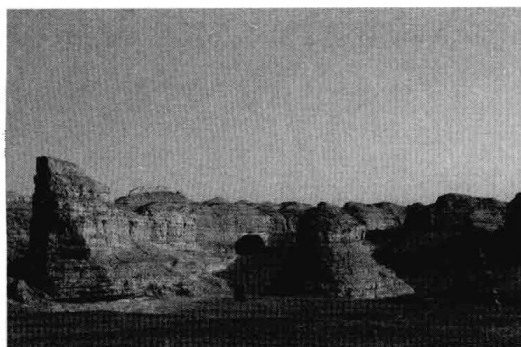
我怎么能像电话里那样坚定和从容呢？

在敦煌残卷《西州图经》（伯希和2009号）中列出的各条吐鲁番交通要道中，是这样描述大海道的：“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洲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

大海道，是从吐鲁番到河西重镇敦煌之间，最直接的道路，比起绕道伊州（伊吾，今哈密），近了差不多一千里。而且，哈密地区非常容易受到巴里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的侵袭和控制，历史上多次出现伊吾路完全阻塞的情况。这时候，维持中原政权与西域有效联系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保证敦煌与吐鲁番地区的交



大海道：沙漠中的道路



三陇沙：大海道的一站